



如今，花园里的百合已长出了花苞，我们已有了期待。

百合在长，地里的草也在长。我们已拔了两次，不过，一种巴地草很不容易扯掉。我决定锄草，这个决心下了好几天了，今天正式实施。

我从储物间里拿出锄头，扛在肩上。我已多年没有摸过锄头，再次握住，可以感觉到锄头的温度。走到地里，举起锄头，翻动土地，我又闻到了熟悉的土地的热气。

读中学时，每年暑假，母亲都会让我帮忙给玉米锄草。那时，种地全部都是手工。假期里，母亲会给我一把锄头，早早地把我叫

起来。我并不讨厌锄草，在地里挥动锄头，可以闻到土地的芬芳，也可以闻到庄稼的清香。脚踩在土地上，一丝丝热气从土地传递到脚上，再传递到四肢，全身都舒展了。当然，如果没有玉米叶子割得人手臂疼，感受就会更好了。

我锄草是轻松的，因为种地并不是我的责任。太阳出来了，炙烤着土地时，我就躲到树荫下，擦去头上的汗水，打量着庄稼。村里人不能像我那样锄草，他们必须

赴乡村宴席，有的地方叫“吃席”“吃大桌”，我的家乡叫“吃酒”。平时家中大人偶尔也会喝酒，但只有红白喜事时的宴席，才是真正热闹丰盛的酒宴。

当然，我没有独自赴宴的资格，都是跟大人一起去。父亲吃酒总会带我去，一来让我见见世面，熟悉村里的亲戚，二来平时家里没什么油水，让我可以趁着机会好好解解馋。

早些时候，只要听说要去吃酒，我就特别兴奋，满是期盼。等大了一些，身边有些孩子就不好意思跟着大人去吃酒了，觉得难为情，可我还是喜欢去，依旧盼着那热闹的宴席。

小时候的乡村宴席，今天看来其实挺简单，甚至还不如现在同事聚会的菜肴丰盛，但那气氛是完全不一样的。酒席少则三五

桌，多则十来桌，有时家里地方不够，还得分两拨吃。院子里的炉子上热气腾腾，桌上的菜肴满满当当。尤其是晚上，昏黄的灯光下，杯碗碰撞声、谈笑声混在一起，还有端菜的人，用大大的木托盘一次端好几盘菜，脚步匆匆，嘴里还喊着“让一让，让一让”。

外面还会有鞭炮声，如果是婚宴，新郎新娘还会挨桌敬酒，对着长辈鞠躬、喊称呼，长辈们则笑着回应，说着祝福的话，气

抓紧时间，房前屋后、山坡上，所有的玉米地都要锄完，他们不能轻松。

不过，村里人并非每一个到了地里后，都挥汗如雨地干活。比

如我的二姨爹，他年轻时是一个身体很好的农民，还是个退伍军人。他锄草时，锄几下就会停下来歇息，看一眼还剩多少没有锄完，他似乎想用那一眼，帮助干完剩下的活。

繁重的体力劳动，换来的却是微薄的收入。父母一年的劳作，不过是喂两三口猪而已，通常卖一头或两头，只给自己留下一头。过年时，给亲戚送一些，就只剩下半头了。节约一点，够吃大半年，剩下的时间就没有肉吃。幸好，小时候我不喜欢吃肉，否则，非得饿死不可。

付出和收成严重不对等，村里人只能在土地上挥洒更多的汗水，希望能过上好一点的生活。有头脑机灵的，比如我的伯父，脱离土地出门做生意，赚了钱，我的伯父不愿种地，我的伯母也不愿种地，她也想跟着伯父去做生意。他

气格外热闹。

那时的宴席，用的都是八仙桌，每桌只能坐八个人。虽然条件简陋，但桌上总要摆八个碟子。就算有的只是煮毛豆、咸鸭蛋，也要凑满数量。有人家冬天用罐头橘子当个冷碟，今天看来完全是凑数，但当时，那甜甜的罐头橘子对我们小孩子来说，可以说是难得的美味。

更讲究的是桌上的规矩。家族里的长辈、重要的亲戚，要坐上座，也就是坐北朝南的位置，那是最尊贵的位置。开席前，大家还会你推我让，谦让好几次，长辈或贵客才会落座。而且，默认的规矩是，上座的人先动筷子，其他人才能跟着动，不能抢先。有时，我看着桌上的冷碟，闻着香味，口水都快流

出来了，却只能忍着。不过有意思的是，年轻人不能坐上座，但老人却可以把小孙子拉到自己身边，一起坐上座。当然，小孙子只能夹在老人中间，或者挤在边上。我没有爷爷，每次都是跟着父亲去吃酒，看着那些能和爷爷一起坐上座的孩子，心里满是羡慕。

凉菜，是给大人们喝酒用的，量很少，几口就没了。不过，热菜很快就陆陆续续上来了。通常最先上的是炒猪肝，色泽鲜

们两个为了谁在家里种地，争吵不休。最后，堂姐站出来：“你们都不要吵了，我不读书了，我回来种地。”

就这样，堂姐辍学回家，当上了农民。回村后，脸上已长了很多雀斑的堂姐，对我们说起当年的事情，难免埋怨她的父母。

她说，他们太自私，都不愿种地。不过，也不能完全怪他们，因为如今，她也不太愿意种地。要怪，就怪土地吧？可错了的，真的是土地吗？

百合园里，我挥动着锄头，小心翼翼地避开百合苗。锄没多久，汗水就冒了出来，我又体会到了劳动后四肢的舒爽。

夏日的月亮升空比较早，半边月亮已爬上山头。百合园还没锄完，我准备带月荷锄归，把剩下的一点锄完。

当我回家后，先生看着神清气爽的我，笑着问：“怎么，干了一下午活，还这么有精神？”我对先生说：“当看到板结的土地慢慢变得松软细腻，当看到百合因没有了巴地草的包围而生机勃发，喜悦就充满了我的心。也许，心情好了，疲惫也就消除了。”

先生说：“现在，你应该知道，人在大地上劳动，若是觉得生活苦，错的不是土地，而是人和土地的关系。仅‘汗滴禾下土’，劳作就会是苦的；而‘种豆南山下，带月荷锄归’，心中有豆有月，劳作就会是大地的诗。”

亮，香味扑鼻；有时还有鳊鱼片，滑嫩可口。我总是忍不住伸出筷子去夹，生怕慢了就被别人夹光了。不过如果太着急，父亲就会给我使个眼色，我便立刻缩回手，不敢再乱动。

宴席上，会有大大的肘子，还有红烧肉、清蒸鱼等，都让我大饱口福。我最喜欢的是大杂烩，里面有肉皮、鱼丸和鹌鹑蛋，鲜爽可口。大人们更多的是敬酒、聊天，说着我听不懂的话。宴席的时间往往会很长，大人们喝着聊着，没完没了，我吃饱了会提前溜下去，和其他小孩子一起追逐打闹。有时候我也会坐到最后，青菜汤上来了，意味着宴席快要结束了，我也会盛半碗饭，浇上菜汤拌一拌，把“酒”吃完。

过去乡间办酒席，往往要跟邻居借桌凳、碗盘，还要采买肉菜，非常累人。去年回老家，参加了一场乡间宴席，发现情况不一样了：大厨自带全套设备和食材，有的菜甚至直接用预制菜，桌上的酒也多是海之蓝、天之蓝之类的高档酒，还请了乐队来助兴，跟城里大酒店的宴席没什么两样。

当年我去吃酒见着的叔叔伯伯，如今都已经是老年人了。我陪着他们坐在一起，听他们聊当年的日子，心里满是感慨。

孩子们不再跟着大人挤着坐，而是直接单开一桌，桌上摆满各种饮料，吃得热火朝天，吵吵闹闹。只是对他们来说，吃酒也没什么大特别的，不过是一顿热闹的饭而已。

当年的我跟着大人去吃酒的期盼和兴奋，小心翼翼地动着筷子的心情，吃到红烧肉、大杂烩时满足的快乐，他们是不会再有了。

女人还在为一毛和五分争辩，大伙也跟着一起争论。三喜裹紧夹袄，细瘦的脖颈挺得笔直。“不卖！一毛也不卖！”三喜说得斩钉截铁。

小伙子跳上车，边骑车边说：“我起个好心你还不卖，告诉你们，那边已经三分了。”接二连三地掉价，女人承受不住，她躲在一边呜呜哭。风很大，帮忙的人瑟缩身子呆站一旁，有人暗暗庆幸自家提前卖了，有人用力扎稳脚抵抗强风的袭击。

三喜着实有些发懵，一时间竟算不明白土豆三分钱一斤到底意味什么。总之，就是惨。他呆呆望着那堆还未装袋的土豆，逐个看，随便扫一眼，都有几个上好的土豆。看见硕大的白皮土豆，他仿佛闻到一盘白玉般的土豆丝散发出阵阵香气。那红土豆和麻皮土豆，从未长过这么大，浑身没什么芽疤，这样的土豆不适合做种，就是吃的，贴在菜锅边蒸熟，面得裂缝翻白砂，软得像雪，入口化渣，那个香，能把鼻子拱歪。

“嗨，小伙子，等等！”汽车就要启动了，三喜叫了一声。三喜迅捷地扯过一个编织袋，走向土豆堆，极其麻利地挑拣上好的土豆往袋子里装。他担心小伙子一踩油门冲出去，不时回头说：“等着，等着。”

小伙子踩了一脚油门，汽车嗡嗡叫，随时要冲出去。三喜就拎着小半袋土豆急急奔过去。“生意不成仁义在，全是好土豆，拿回去吃。”三喜把土豆递到车门前高高举起，像在展示他的宝贝，也像在供奉珍品。“不哄你，肯定好吃。”三喜眼巴巴地看着小伙子。“拿着。”三喜说。

小伙子手握方向盘，一只眼睛上挑，眉眼间挂着意味深长的笑。“我吃饱了，嘿嘿，你留着吃吧。”小伙子笑嘻嘻地开着他的东风汽车，咣咣咣当走了很远，三喜还抱着那袋土豆傻站着。

当三喜品味出那个长得丑得要命的小伙子不停地笑是笑他的土豆，他就拾起土坷垃朝汽车使劲甩去。“让你笑，三分个大谎话！”三喜用力过猛，感到天旋地转，趔趄几步仰躺在土豆堆上。他着实有些发懵，冷风吹皱了他的脸，脸膛却渐渐发烫，夕阳倾泻，面对金灿灿的土豆，他惭愧得抬不起头来。

天黑时，大伙陆续往回走，女人盖好土豆来叫他，怎么叫也叫不答应。当星星攀上天空，他恍惚以为是在某个夏夜，身边开满了紫的、白的土豆花，小土豆崽们傻乎乎地在土里喘气……当他发现所有的土豆都和他一样躺在冰冷的地里发呆，就摸起一个大土豆，狠狠砸在脑门上。“三分，天哪！”三喜的叫喊在空荡荡的夜里不断回响，地里扬起一股腥黑的浮尘。

即使价格降到三分，马兰店没卖土豆的也纷纷抢着卖。再这样下去，土豆怕是白给都没人要，真正一文不值了。没卖土豆的还有王山家。胖墩墩的王山

住在三喜东院，是个乐观豁达、非常好说话的人。有人找他办事，他总是

一口应承下来。

王山不卖土豆，人们纳闷。问他，他总是眯着小眼睛笑呵呵地反问别人：“惨，不卖。卖了干啥？”他笑的时候，浑身肥肉乱颤。不管人们怎样回答，王山只是回以颤悠悠的笑，不说什么。

三喜见大块头的王山把土豆全部拉回来堆在场院里，而且王山还抱着膀子悠闲地唱歌，完全不理睬越来越冷的天，心里就感到踏实。他刚刚把所有的土豆拉回场院，两家的土豆堆隔着一堵并不高的墙，小山一般耸立着，如果不盖棉被，花呼呼地很惹眼，也很碍眼，看起来极不习惯。往年，堆在场院的是黑褐色的方豆腐块！

女人问三喜，这些土豆到底该怎么办，天越来越冷，棉被坚持不了多久。三喜就去问王山。王山反问三喜：“你想咋办？”三喜曾经打算把土豆拉到粉坊，拉粉做粉条。后听说很多粉坊收了大量土豆，根本忙不过来，就打消了这个念头。三喜说：“我也不知道，反正不能贱卖，就想拉回来，放眼皮底下。”

王山哈哈笑：“那就放着么！”王山开始哼歌，三喜听见王山唱的是“风中有朵雨做的云”，就抬头看看天，天阴成一片，似乎要下雪的样子。三喜想，按王山那性格，天塌了他也会照样唱歌的。他有些着急。

女人和闺女忙着把选出来的好土豆下窖，许多天以来，她们的手就没离开过土豆，家禽牲畜被冷落，闹得厉害。猪许是饿极了，只要听到女人说话，不管站在哪叫唤呢，就循着声冲过去，俨然像只猛虎。

三喜被猪撞了个趔趄，正想发火，明白猪肯定是饿得扛不住才这样。三喜吆喝女人喂猪，女人气愤地踹了猪一脚。“烧包！”女人吼。闺女把土豆朝猪砸去：“烧包！”

猪以为是扔来了什么好吃的，急忙去寻，发现是土豆，气得用鼻子狠狠一拱，土豆被拱出去，摔了几个滚。还不解恨，又气呼呼地拱走嘴边的好几个土豆。猪守着满地打滚的土豆叫得极其委屈凄惨。“这是咋了？它不吃？”女人又踹了猪一脚。

头年土豆涨价，人舍不得吃，猪连土豆味都没闻着。这倒好，该死的猪不吃土豆了。不仅不吃，看见土豆就厌恶，它把硕大的土豆含在嘴里，用牙咬碎，再吐出来。土豆只要去皮见风，一会就变红，到处都是红鲜鲜的土豆渣。

(未完待续)



## 乡土 带月荷锄归

◎王朝书

今天下午，无雨，可以在百合园里锄草。百合园是我们较大的一块花园。

## 旧忆 乡下吃酒

◎李清

在城市生活多年，到大酒店里吃过无数次宴席，可以说已经遍尝了全国各地的